

該撒大將



足本
茱翁傑作集

孫偉佛譯

啓明書局印行

大將

足本

將 大 撒 該

Julius Caesar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原 著 者 Shakespeare

譯 述 者 孫 偉 佛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四馬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 書 編 號 : 244

第一幕

第一場 羅馬，一條街。

——福來法莫如勒及一羣雜亂的市民上——

福 滾開！回家去，你們這些懶惰的東西，滾回家去。今天是假期麼？怎麼！你們不曉得做手藝的人不當在做工的日子不帶着你們職業的符號就來亂走？——說，你是做什麼的？

市民一 怎麼，先生，是個木匠。

莫 你的皮裙子到什麼地方去了？你的尺子呢？你把你最好的衣服穿上做什麼？——你呢？這位，你是做什麼的？

市民二 老實說，先生，要和個好工人比，我只是個像你們所說的壞的修補匠。

莫 可是你的職業是什麼？直接地回答我。

市民二 先生，職業是，我想我能夠良心平安地做去的；那就是說，先生，專修補壞的腳後跟。

莫 什麼職業？你這渾蛋。你這個可惡的渾蛋，什麼職業呀？

市民二 我請你不要這樣，先生，不要同我發氣；倘若你真發氣，先生，我是能修補你的。

莫 你這話什麼意思？修補我？這無禮的渾蛋！

市民二 怎麼，先生，我修補你。

福 你是個修補匠，不是嗎？

市民二 是的，先生，我全仗着鑽子生活；我不管商人的事，也不管女人的事；可是同時我也都是都管着的，說老實話，先生，我是個破鞋的醫生；當它們有大危險的時候，我來補救它們。平常的人足上穿的牛皮鞋都是我手做的東西。

福 可是你今天為什麼不在你的店裏？你為什麼領着這些人到街上來？

市民二 真的，先生，來磨破他們的鞋的，使我自己多有點工作做。先生，說老實話，我們放假是來看看該撒，來慶祝他的勝利的。

莫 有什麼值得慶祝的呢？他帶回國的是什麼勝利呀？有什麼貢物隨着他到羅馬來？有什麼貢物縛在囚索上來點綴他的車輪？你們這些木頭，你們這些頑石，你們這些比無知覺

的東西還要壞的東西啊！你們這些硬心腸的人，你們這些羅馬城裏的狠心的人啊！你們不曉得龐培嗎？你們有多少次都是爬到牆上，爬到高岡上，爬到鐘樓上，爬到窗戶上，對的，爬到煙囪頂子上，你們的孩子抱在懷裏，就在那裏你們能整天地坐着，忍耐地期待着，看看偉大的龐培從羅馬的街上走過；你們看見他的車子剛露出來的時候，你們不是一齊地歡呼起來，使得戴巴河在岸下聽見，在她低岸處造成的你們歡呼的回聲都顫抖起來麼？你們現在就穿上你們最好的衣服麼？你們現在就放假了麼？你們現在就擲花在他殺死龐培而凱旋的血路上麼？滾吧！跑回家去，跪下來，禱告上帝，赦免這次因為你們忘恩負義而必須降臨的瘟疫吧。

福 走走，好同胞，爲着這種罪過招集你們一類的可憐人；你們帶着他們到戴巴河岸去哭吧，把你們的眼淚哭到河裏，直到最低的潮水可以和最高的河岸相平的時候才止吧。

（市民下）

看，也許他們的劣根性沒有受感動，可是他們都知道罪一聲不響地走了，你向那條路走，到天帝廟裏去；我向這條路走。你要看見該撒神像披掛着祭物就把它拿下來。

莫 我們能夠這樣幹麼？你知道今天是劉拔可節。

福 沒是關係；不要讓任何像掛着該撒的戰利品。我要在這裏走一會，趕走街上這些市民；你也這樣趕，倘若你看見他們聚得多的時候。從該撒的翼上摘下來這些正在生長着的羽毛，不會使得他飛得過高的，還有誰能飛出我們視線以上，使得我們很屈辱地害怕他呢。

(同下)

第二場 還是羅馬，一個公共場所。

——在隊伍中和樂聲中該撒上，安東逆是擔任跑的上，跟着上的有蓋寶娜，寶兒，色帝，帝遂，謝細若，勃魯特士，加沙斯，嘉斯卡；一大羣人；這裏邊有個預言家。——

該撒 蓋寶娜！

嘉 啊，安靜呀！該撒說話了。

(音樂停)

該撒 蓋寶娜！

蓋 在這裏，陛下。

該撒 你直接站到安東逆的跑道上，當他跑起來的時候。——安東逆，

安 該撒，陛下。

該撒 在你跑的時候，不要忘記摸蓋寶娜，因為我們的祖先說，凡是不生產的婦人，要是在神聖的奔跑中被摸一下，就可以擺脫她們不生產的惡疾的。

安 我記得：只要該撒說「做這個」，這個一定要做的。

該撒 開始吧；不要把禮節忘記了。

（奏樂）

預言家 該撒！

該撒 噯！誰叫？

嘉 不要作一點聲音：——還要安靜。

（音樂停）

該撒 在那人羣裏是誰在叫我？我聽見有一個聲音比一切樂聲還尖，叫着「該撒。」講吧。

該撒是在聽着呢。

預 小心三月十五。

該撒 那是什麼人？

勃 一個預言家教你小心三月十五。

該撒 教他到我面前來；讓我看看他的臉。

嘉 那漢子，從人羣裏出來，來看看該撒。

該撒 你現在對我講什麼？再說一遍。

預 小心三月十五。

該撒 他是個幻想的人；讓我們離開他——走過去。

（奏進行曲。除勃魯特士和加沙斯外全下。）

加 你要去參加這奔跑的典禮嗎？

勃 我不。

加 我勸你去，去吧。

勃 我不大歡喜熱鬧的：我是沒有安東逆那種活潑精神的。不要讓我打斷了你的興趣吧，加沙斯；再見吧。

加 勃魯特士，我近來很注意你的：在你的眼裏，我本來有的親愛精誠及和氣，你以為我是沒有的你對於愛你的朋友太疏遠了太冷淡了。

勃 加沙斯，你不要誤會，倘若我的面容有點憂鬱的話，我面孔的愁容是對我自己的。近來我正被相反的情感所煩惱，這是一種只對於我才特別的思想，也許就是這種思想沾污了我的行為：可是我的好朋友們不要擔憂，加沙斯，你也是我的好朋友中的一個，——也不要再解釋我的疏忽，你只要曉得可憐的勃魯特士心裏正在交戰着因而忘記向別人表示親愛就好了。

勃 那麼，勃魯特士，是我誤會了你的心情了；就因為這個誤會，我才將這有極大價值，極值得考慮的思想埋藏在我的心裏。好勃魯特士，告訴我，你能看見你的臉嗎？

勃 我不能，加沙斯，因為眼是不能看見眼本身的，除非用鏡子或是用一些別的東西。

加 一點不錯；可惜的很，就是因爲你沒有這樣的鏡子，可以使得你隱藏着的價值照到你眼睛裏來，使得你能夠認識你自己。譬如說吧，我就聽見過許多羅馬名人，除了該撒陛下以外，在時代束縛之下呻吟着，一談到勃魯特士，總都希望高貴的勃魯特士能夠有他的眼睛。

勃 你教我尋找我自己身上所沒有的東西，你是想引我去做什麼險事呀？

加 那麼，好勃魯特士，你聽着好了：既然你曉得你不能像用鏡子那樣看見你自己，就是你的鏡子，我要將你自己還不曉得的，輕輕地揭出來給你看：我是個普通的好嘲笑的人嗎？你不要懷疑我，良善的勃魯特士，我是個慣於對初結交的人拿普通的誓詞來表示情感的人嗎？倘若你知道我是諂媚人的，是出死力巴結人到後來又說他壞話的，或是在宴會的時候向一切混雜的人自己介紹過，那麼你認我是個陰險的小人好了。

（進行曲及歡呼）

勃 這歡呼是什麼意思？我真怕人民會選該撒做王的。
加 哎，你也怕這個嗎？那麼我想你也不願他這樣的了。

勃 我不願的，加沙斯；雖是很愛他。——可是，你到底有什麼事把我留在這兒這樣久？你想同我談的是什麼話呀？倘若關於公衆的利益，就是一邊是正義，一邊是死，我看待這兩個統是一樣的，因為上帝把我造得愛正義更甚於怕死。

加 我曉得你是有這種德性的，勃魯特士，就像我認得你的面容一樣。好的，我的話的題目就是正義。——我不曉得你和別人對於這種生活是怎樣地想；可是就我個人說，我情願死，我都不情願像我現在這樣子。我生下來就自由，和該撒一樣，你也是這樣的：我們兩個都同樣地吃東西；我們兩個也像他一樣地忍受冬天的寒冷；有一次，天陰又起大風，鐵巴河的浪被風吹得直撲河岸的時候，該撒對我說，『加沙斯，現在你敢同我跳進這洶湧的波浪中游到那個地點去嗎？』——我一聽見這句話，我就原身不動地跳進去，教他跟我來，他呢，也真跟下來了。波浪洶湧地翻騰着；我們用我們強壯的筋力同它掙扎起來，我們一心地同它抵抗，撥着浪前進。可是我們還沒有到指定的終點，該撒就叫起來，『加沙斯，救救我，否則我要沈下去了！』我，像我們偉大的祖宗安納斯在托羅城的火簇中背出安基茲一樣，把這個無力的該撒從鐵巴河的洪浪中救出來。這個人現在是做了閹人了，而

我呢，却是個可憐的人，倘若該撒無意地向他點頭，他還得深深地鞠躬咧。他在西班牙的時候得了個熱病，當他的病來了的時候，我曾經注意到他怎樣的顫抖：真的，這個闊人真顫抖過的；他的膽怯的嘴唇的確變過慘白色；那個震懾全世的眼光的確失過光輝。我聽見過他呻吟：是的，那個命令羅馬人聽從他並將他的話記到書裏的嘴呀，哀哉！這樣叫過『給我一點酒吧，狄庭納』就活像個有病的女孩子。天曉得，這真使我吃驚，這樣軟弱的一個人竟會克服了偉大的世界而獨得勝利。

（歡呼。進行曲聲又起。）

勃 全場又歡呼了一聲！我真相信這些歡呼聲是因為又有新的光榮給了該撒。加 你，怎講，他在這狹仄的世界裏闊步真像個巨人一樣；而我們這些小人們在他的巨腿底下行走，東張西望，尋找我們的卑賤的墳墓，就完了。人有時候是可以支配命運的：我們做人部下，這個錯誤，親愛的勃魯特士，並不在命運，而在我們自己。勃魯特士和該撒：那個該撒又有什麼呢？為什麼那個名子比你的響得多？把它們寫在一起吧，你的名子也和它的一樣地是個美麗的名子；唸它們吧，它們一樣地合口；稱稱它們吧，它們同樣地重；拿它

們去攝鬼神吧，勃魯特士可以和該撒這名子一樣快地召來鬼靈。

（歡呼）

現在諸神在上，我們的該撒吃的什麼東西使得他長得這樣偉大呢？時代啊，你真丟醜！羅馬啊，你失去了品格高貴的人物！自從大水後跑到那地方以來，羅馬就僅因為一個人而著名嗎？直到現在，什麼時候他們可以說，談到羅馬，羅馬寬大的城牆只圍繞着一個人呢？現在真是羅馬了，有的是空子，倘若羅馬裏邊只有一個人啊！你和我統聽見我們的祖先說過，以前有個勃魯特士，情願讓永遠的魔鬼統治着羅馬，都不願有一位君王。

勃 你真是愛我的，我一點也不疑心：就是你想教我去做什麼事，我也猜到點影兒；我對於這事怎樣想，對於這個時代怎樣打算，我以後要詳細地述出來；在目前呢，我誠懇地請求你，不要使我受更深的感動了。你所說的話我一定考慮的；你要講的話我一定很耐心地聽着；找一個適當時間讓我去聽取，並且回答這樣重大的事情吧。直到那個時候為止，我的高貴的朋友，你細想這句話吧：『勃魯特士情願做個鄉農，不願處在這時代會加在我們身下的苛暴情勢之下做個羅馬的子民。』

加 我很高興我的軟弱的言語會激起勃魯特士激烈的表示。

——該撒和他的扈從又上——

勃 儀式完了，該撒現在回來了。

加 當他們走過去的時候，拉一下嘉斯卡的袖子；那麼他會拿鹵莽的樣子告訴你今天值得曉得的事情。

勃 我一定照辦。——可是，加沙斯你看見嗎？該撒是滿臉怒氣的，就是其餘的人也像被罵過似的；蓋寶娜的雙頰是慘白的；謝細若的眼睛是這樣的憤怒這樣的銳利，就像我們以前看見他在國會裏因同幾個元老協商而發怒是一個樣子。

加 嘉斯卡會告訴我們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該撒 安東逆！

安 該撒？

該撒 讓我有些肥胖的人在我身邊；髮光可鑒的和到晚就睡的人；那個加沙斯有瘦削和飢餓的神情；他想得太多了；這種人是危險的。

安 不要怕他，該撒；他不是危險的；他是個高貴的羅馬人，脾氣很好的。

該撒 希望他能胖一點就好了；——可是我並不怕他；倘若我的名子是怕人的，我不曉得我得趕快躲避的，除了像那個瘦加沙斯以外還有何人。他讀得太多了；他是個偉大的觀察家，他看穿了人們的行動；他不像你愛運動，安東逆；他不聽音樂；他不大笑的；就是笑呢也帶着一種神情，就像他在嘲笑他自己責罵他自己不該因為什麼事被感而笑似的。像他這樣子的人看見有比他偉大的人心裏總是不舒服的；所以他們都是很危險的。我不告訴你我所怕的而告訴你什麼東西是可怕的，因為我總是個該撒呀。到我右邊來，因為這個耳朵是聾的，實實在在地告訴我你以為他怎樣。

（該撒及其扈從下。
嘉斯卡獨留。）

嘉 你拉我的大衣，你想同我說話嗎？

勃 是的，嘉斯卡，告訴我們今天有什麼事使得該撒這樣的懊喪？

嘉 怎麼，你同他在一起的，不是嗎？

勃 那我就不會問嘉斯卡今天有什麼事了。

嘉 那麼，有一個皇冠獻給他，獻給他的時候，他用手背把它推開了，這樣子；因此市民都歡呼起來。

勃 第二次歡呼作什麼呢？

嘉 怎麼，也是爲的那個呀。

加 他們歡呼三次：最末了一次歡呼爲的什麼呢？

嘉 怎麼，也是爲的那個呀。

勃 皇冠獻給他三次麼？

嘉 對呀，天曉得，正是三次，他也三次把它推開，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推得弱些；他每一次的推開，我身旁的一些人就歡呼起來。

加 是那個獻給他皇冠的？

嘉 怎麼，是安東逆。

勃 告訴我們那個情形吧，好嘉斯卡。

嘉 要是講那情形，我得要送命的：那只是開玩笑罷了；我沒有注意到。我看見安東逆獻給

他一個皇冠；——可是，那也不是個皇冠，那只是一頂王公的冠冕；——就像我告訴你的，他把它第一次推開；可是，依我想，他是極歡喜去得到它的。此後他又把它獻給他，他又把它推開；可是，依我想，他是很不願把他的手離開它的。此後他又做第三次的供獻；他也第三次地把它推開；就當他推辭的時候，四圍的人都歡呼起來，拍他們的粗糙的手掌，把他們有汗氣的夜帽擲向天空，喊出帶有極臭氣息的呼聲，因為該撒拒絕皇冠，這似乎使得該撒發暈；因為他聽着這歡呼聲就暈過去了，倒在地上；至於我呢，我也不敢笑，因為我怕張開口受了惡濁的空氣。

加 可是，輕點，我問你怎麼，該撒發暈了？

嘉 他倒在市場上，滿嘴白沫，一聲不響的。

勃 是很像的；他是有暈倒的病根的。

加 不，該撒沒有這病；有的只是你和我及這位正直的嘉斯卡，我們是有暈倒的病的。

嘉 我不曉得你這話的意思；可是我真知道的，該撒確曾倒在地。他得到雜亂羣衆的歡喜，這些雜亂的羣衆就拍掌，不得到他們的歡喜，他們就『嘶！』就像他們在戲園子裏對